

短篇小说集之三

名誉主编

柯灵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迷楼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短篇小说集之三

迷 楼



名誉主编

柯灵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楼 / 本书编委会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6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ISBN 7-80622-856-X

I. 迷... II. ①本... ②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2884号

迷 楼

本书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 刘 骏

装帧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张绍军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14 千字

印 数 0001 — 4000

出版日期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856-X/I · 179

定 价 25.00 元

卷 首 语^{*}

柯 灵

编选《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这套丛书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人们对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重视。这套系列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

1999年9月8日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作家阵容泾渭分明。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大东亚和平共荣”,而有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置生死不顾,千方百计,发表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

1999年12月27日

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四十年代现实生活,也可以有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作品不拘风格,一定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要以上海为背景,也可以扩至其他地域。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内地作家来沪,他们的作品背景和题材更广泛,足以反映全国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抗。

2000年3月14日

“系列”要做到“作家多、作品好”。让人们知道四十年代的上

海有广大的作家阵容，也发表了许多有积极意义和写作水平很高的优秀作品，是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宝地。这也是编纂这套“系列”的意义和目的。

2000年4月3日

* 卷首语原定请柯灵先生撰写，由于先生不幸逝世，未及写成，兹根据他生前对《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编辑工作的口述记录整理，以代卷首语；并借此以纪念柯灵先生对本书编选工作的关心和指导。

序

沈 寂

上海是沧桑多变、色彩斑斓的世界级大都市,20世纪开始,就已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清末民初,各类报纸、期刊、纷纷出版,诸多思想开明的文人,译著了上千部的小说,有的抨击朝政腐败,有的鼓吹革命,有的揭露社会黑暗,也有的反对封建制度,对当时推翻清王朝、迎接新时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年代初,上海先后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弥洒社”等数十个文学社团,因此上海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到30年代,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战争的影响和上海租界特殊的经济繁荣,上海成为各地作家以至世界文化名人汇聚和交流的基地。各种流派纷呈,左翼文学崛起,使上海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又燃烧起“八·一三”熊熊的抗日烽火,激起上海作家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不分流派,组成抗日阵线,奋不顾身,投身救亡运动。有的上前线,冲锋杀敌,有的废寝忘食地出版战时报刊。在短短三个月中,作家们写出了近50篇小说,以及无数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上海成为中国在抗战初期坚强的文学阵地。经过三个月激战,中国军队被迫内撤,上海租界沦为四面受敌的孤岛。

40年代的上海文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战争的爆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孤岛时代的后期;二、沦陷时

期;三、解放战争时期。这三个不同时期互相衔接,彼此影响,组成20世纪中最具战斗力、丰富多彩的文学年代。

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因英、法租界当局宣布中立,成为进步人士汇聚的中心,虽然仍受到日军蛮横的压力,但这并未妨碍“孤岛”里的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战烽火向内地蔓延后,大批文化人西撤,因各种原因留在“孤岛”的作家们并不屈服,仿佛留存的火焰,继续焕发热和光,毫不畏惧地抨击敌人。有不少编辑、记者惨遭暗杀。血腥的暴行威胁不倒爱国进步文化人,除了由柯灵等主编的报纸文艺副刊外,还先后出版了《文艺》、《文艺新潮》等文学刊物。1940年后(“孤岛时代”的后期),又出现了《文艺界》、《万人小说》、《文综》、《文林》、《文学集林》、《奔流文艺丛刊》,以及自香港迁来的《文艺阵地》。作品有巴人的《喜事》(未发表)、柯灵的《舍》、吴岩的《浪花里长大的》等。作家有楼适夷、王统照、林淡秋、阿英、芦焚、李健吾、罗洪、吴岩、王元化、田青、束纫秋、何为、满涛、孔另境、朱生豪、辛未艾、胡山源、寒波、钱今昔等,撰写了许多抗日爱国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当时,“孤岛”虽四面受敌,爱国的文化人还能利用这稍有自由的空间,不断地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使彷徨和期待的同胞得到抵御强暴的信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孤岛”不复存在。许广平、夏丏尊、陆蠡、柯灵、章锡琛、孔另境、武桂芳、平襟亚、吴崇文、司徒宗、王殊、沈寂等作家先后被捕,进步刊物全部停刊,汉奸文学乘机出笼。爱国的作家们为了维护正气,抵制日伪宣传,除了在沦陷前已出版的《万象》、《小说月报》等杂志外,又以商办为名办出版社,在1943年前后,纷纷出版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期刊如《紫罗兰》、《春秋》等,专载文学作品的有《文潮》、《大众》、《文艺春秋丛刊》等十余种。从事通俗文学的胡山源、谭正璧、范烟桥、秋翁(平襟亚)等,借历史题材,宣扬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如《画网巾》,也有用故事新编和民间传说重编的形式讽刺当时现实。这其

中,由柯灵接编后的《万象》最为突出,老作家王统照、芦焚、李健吾、唐弢、傅雷、楼适夷、耿济之等,都曾在此撰写了多篇反映在强暴统治下人民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如《期待》、《稻场上》、《荒原》、《魔》、《老妇》等。在“孤岛”时期曾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何为、吴岩、罗洪、晓歌、徐开垒、辛未艾、董乐山、董鼎山、石琪、郭朋、沈寂也为《万象》提供了不少佳作。有“东吴派”之称的女作家施济美、程育真、俞昭明、汤雪华等,以哀婉悱恻的爱情故事,描绘了因战争造成生离死别的反侵略内容。以善写“上海风情”见称的张爱玲,初登文坛便引人瞩目。深刻反映当时上海社会的郑定文,他的几篇小说成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受到中外专家的重视。《万象》还刊登了由内地来上海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春秋》、《杂志》等文学刊物,也办得有声有色,大批内地作家,如巴金、老舍、茅盾、沈从文等也都在此发表作品。上海一时成为中国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心。

刊物是作家的阵地,蛰居在沦陷后上海的老作家,亲身遭受迫害,又目睹同胞在敌人铁蹄下所过的悲惨生活,义愤填膺,虽无法公开反抗,然又不甘消沉和不愿屈服,只有依靠纸笔,倾吐内心的悲痛和仇恨。虽不畏惧,然也不得不顾虑,在敌伪当局严密的审查下,只能以含蓄和隐喻的艺术手法,揭露罪恶的侵略者、依靠敌伪的新贵、发国难财的奸商和醉生梦死的社会渣滓。作品显得沉稳,在艺术上更为完美和深刻。年轻作家的作品富有朝气,他们以辛辣或粗犷的笔触,描绘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对罪恶社会的憎恨和反抗。他们的作品中具有浪漫色彩,隐约地表达出对自由的追求和企待光明的来临。

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先后共出版了二十多种以文学为主和文学占相当篇幅的刊物。每种刊物都拥有自己的作者群体,犹如在暴风雨下的黑暗旷野上冒现出来的一簇簇篝火,星散而又遍野地在所有角落闪出火亮,有的被风雨扑灭,有的越烧越猛,让人们在

黝暗天空中看到闪烁的光明，在窒息的环境里听到希望的呼声。他们也因此遭受到敌伪的各种迫害。柯灵在主编最后一期《万象》时，就曾遭日寇逮捕，在受尽酷刑后，他正色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语重如山，正气凛然，这正代表了沦陷区所有爱国作家的心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全国欢腾，上海文学界出现一片新的气象。汉奸文人销声匿迹，受到唾弃和惩罚。坚持对敌斗争的爱国进步作家，为了迎接胜利，纷纷撰写文章，出版书刊。由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刊登了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和著名作家巴金、杨绛、沈从文、靳以等人的小说与散文；孔另境主编的《新文学》和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也相继出版。原来在沦陷时期刊行的杂志，除《春秋》复刊外，又先后出版《宇宙》（徐慧棠、沈毓刚合编）、《生活》（陈蝶衣、吴崇文合编）以及《幸福》、《文章》、《月刊》、《大家》等。同时，自内地返沪的作家们也相继主编文学性刊物：有凤子、马国亮、冯亦代编的《人世间》，吴祖光、丁聪编的《清明》，赵清阁主编的《文潮》，魏金枝主编的《文坛》等。原在上海的作家，像拨开乌云见到青天，将胜利的喜悦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为创作激情，写出一篇篇过去不能发表的揭露日军罪恶和与敌斗争的作品，如《白鹭河上》、《雨望》、《太平日子》、《仇恨》等。来自内地的老作家，巴金、林淡秋、臧克家、施蛰存、艾芜、徐迟、贾植芳、程造之、汪曾祺、徐訏、刘以鬯、蒋星煜、刘盛亚、吴祖光、许杰、以群、苏雪林、丰子恺、田涛等也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了我军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和内地人民苦难生活的小说。作家们有一个共同愿望：胜利后的祖国应该和平、团结、进步，走向繁荣富强，成为世界上不再受欺侮的强国，可是事实令人失望。“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传遍全国。上海人民彷徨、苦闷，由失望到绝望，这一时期作家们写了大量作品反映抗战胜利后政府的腐败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抢劫式的“接管”。更

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和平的破坏和对进步力量的压制，所有这些使国家重又陷入战乱，人民再次遭受苦难，这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作家们纷纷拿起笔抨击当局。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坛，作家队伍更强大，作品内容更充实，宣传也更有力量。每一个作家都是一颗反抗的火种，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把燃烧的火炬。作家们联合起来，火炬连成一片，上海的文艺园地成了喷发烈焰的火山。对此当局非常恐慌，对文学期刊进行严格审查、删改、扣发，使得很多刊物常常出版不满十期，便“无疾而终”，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被迫离沪去港。

回眸历史，上海 40 年代是 20 世纪中最激烈、最动荡的十年，是善与恶、爱与恨、生与死、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灭亡与期待交锋冲突最尖锐剧烈的场所。从“孤岛”后期到全部沦陷，上海成了悲惨世界，三百万人民在黑暗深渊里过着从未有过的地狱生活；近百位抗日进步的文化人从各方面向敌人作出百折不挠的斗争。作家们以笔代刀，又不得不采用隐喻的手法，写出一篇篇反映因侵略造成的人生悲剧和血泪故事。这些悲惨的控诉和强烈的怨恨，犹如一把钢刀，刺向敌人的要害。抗战胜利后，上海又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为了反内战、反压迫和反饥饿，文化人走在上海人民的前列，他们的文学作品，暴露反动政府的罪恶，动摇了独裁者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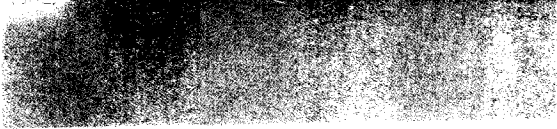
在 40 年代的十年艰苦岁月里，作家们（既有上海的，也有内地的）为了反对侵略，反对反动统治，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曾起过激发爱国热情、鼓舞斗志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至今仍有使后人纪念和憬悟的意义，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更应该有她的位置。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日，回顾历史，决不应该忽视上海这段历史，也不要忘记当年上海作家对中国文学曾作出过的重大的贡献。

有鉴于此，我们特将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汇选成卷，奉

献于读者面前。凡在 40 年代上海出版的期刊上发表的作品,不论题材,不拘风格,只要具有时代特色,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有一定艺术感染力和有可读性的,均优先选用。我们还特别推荐一些未被人注意和未收入作家集子的作品,让读者对熟知的作家产生新鲜感;有的作品现在看来很是一般,但在当时发表时,较有影响,受人欢迎,我们也予以选用。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遴选难免有不足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

投机家	中篇小说集之一
虹 桥	中篇小说集之二
喜 事	短篇小说集之一
一 吻	短篇小说集之二
迷 楼	短篇小说集之三
团 圆	短篇小说集之四
新 生	纪实文学集
长夜行	散文集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编委会

.....

名誉主编：柯 灵

编 委：吴 岩 束纫秋 何 为

徐开垒 袁 鹰 沈 寂

陈梦熊 盛晓峰

5

目 录

卷首语·····	柯 灵	1
序·····	沈 寂	1
独乐乐·····	魏金枝	1
变形记·····	吴 岩	14
伤兵母亲·····	林淡秋	25
节日·····	束纫秋	34
生产的故事·····	晓 白	45
五年·····	以 群	56
医生·····	艾 芜	75
无条件投降·····	罗 洪	84
小人心·····	程造之	91
飞来的臭虫·····	凤 子	105
重庆回来的人·····	马国亮	120
春花秋月何时了·····	施济美	135
草黄色的影子·····	贾植芳	150
逃兵·····	许 杰	161
他要一颗钮扣·····	施蛰存	180
在酒店里·····	施蛰存	186

可疑的人·····	骆宾基	193
橙魔·····	沈从文	204
泥坑·····	欧坦生	220
痴·····	艾明之	238
山本安太郎·····	范 泉	248
雨望·····	王元化	253
迷楼·····	刘以鬯	266
民主老头·····	臧克家	270
故事的结束——舞会志异·····	董鼎山	288
媚香楼旧事·····	刘盛亚	300
查帐·····	李白凤	316
杨花篇·····	刘盛亚	322
南丁格兰的像前·····	汤雪华	335
书中自有颜如玉·····	曾庆嘉	343
癞子回家·····	徐 淦	357
北京城的最后一章·····	刘以鬯	365
作者小传·····		376

独 乐 乐

魏金枝

—

战事，已在长沙城郊猛烈地继续了两天。

一涉战争，真是古有明训，不免“兵凶战危”，譬如流些血，死些人，简直算不得一回事。尤其是临到战事的末尾，那就是说，临到胜负快要决定的时光，不但身当战争的人，心里着急，就是凡和战争有间接关系的人，都不免耽点心，或是捏一把汗。现在，虽然两方的胜负还未决定，然已到了极端激烈的阶段，譬如说，这面的主将黄忠，竟至于会从马上摔下来，而那面的主将关羽，也曾被黄忠射上一箭，而这一箭，又偏偏射在关羽的盔缨上，这一个，只要略略爬起得迟点，便会被掳，而那一个，也只差了两三分的地位，拉弓的手势再下一些，也准会射中天灵盖，决死无疑。照这情形，战事的临近煞尾，已属毫无疑问。何况半腰里，魏延又杀了长沙太守韩玄，弄得长沙城里没了主子。照常情说，譬如本来平衡的天平，一边拿去了一些砝码，形势便会成个一面倒；战争也一样，会在一面倒的情形下结束，无如长沙的主将，却偏不降，而那对方的主将，也偏不冲进长沙城，于是战事便在这么的一种人为对峙下，还是不能结束，而那一切和战争发生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人，便

不得不增加了若干的焦急。

二

在长沙城内，第一是长沙的市民们，虽然去了个括地皮的韩玄，心头上感觉一阵痛快，可是痛快的时间却不长，因为他们在短短的一阵痛快之后，便立刻觉得，原来他们长沙城内，已经没有了主子，一个城里，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里，哪可以没有主子，没有主子，便定是个乱邦，在乱邦里做市民，也定会遭到祸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从天意上，也可证明他们想的并不错，因为自从杀了韩玄，直到太阳下了山，长沙一直还没有主子，而天上却便无缘无故的遮满了云，没有星，没有风，更没有月亮，只是漆黑的，成为一个漆黑的长沙。看情景，当然不是个好兆。

接着，事实又加以证明，——那军部，果然派出了若干士兵，沿街来通知，叫百姓们“安静”，不许出门，不许点灯，自然也不许集会，甚至连狗叫，孩子哭闹，也得受盘查。出了这么严厉的命令，自然得有些事故。可是到底为着什么呢，胆大的市民们，也曾问过士兵们，士兵们却只是摇头，连这是谁发下的命令，也不能知道个仔细。

然而对于另一个事实，市民们却知道得非常仔细，那就是：于他们不利。譬如说，叫市民们“安静”，难道市民们就硬挺着，等乱兵来要他们全部的财物？还是把他们全部的财物，送给城外的兵士？唯一的办法，当然只有自救。

不错，人该自救，尤其在动乱的时代里做人，可是怎么自救呢？城里，固然有着虎狼，城外的不见得就比虎狼慈善到多少，结果，不逃是完，逃的也难免一个完，两者之间，实在也无须选择。可是自救，到底还是人类的本能，就是已经衔在虎狼嘴里的，也不能立刻消失他们这点仅存的本能，于是，长沙的市民们，就不约而同